



风光旖旎的酒仙湖景区，水面下是曾经的官田古镇

糖纸里的童年

向萍

糖，代表甜。糖的味道，融满幸福。从孩提时代走来的人，大概都有一段关于糖的记忆吧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糖算稀缺之物，记忆中，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家里才会购买少许的糖用来待客。

我一直很喜欢水果糖，甜甜的，硬硬的，含在嘴里，搅来搅去，浓浓的香，缠绕舌尖，小小一颗糖，倒也可以唇齿相依品味良久。比起有些看似体积庞大的软糖，塞进嘴里，稍嚼几下，就瞬间融化，消失殆尽，又难能实现“再来一颗”留下的些许惆怅，似乎来得实惠多了。

每次吃完糖，糖纸是万万不会丢的，小心翼翼，反反复复，整理抹平，然后找来最干净的书，工工整整地把糖纸夹在书页里。这些收集的糖纸，不仅残留着甜甜的美味，那五彩斑斓的图案，更让人欲罢不能，别有一番趣味。

有一年春节，邻居家叔叔，在大城市当兵回家探亲，特送来一包糖，这包糖非常高级，造型独特有型，糖纸金光闪闪，看得我心痒痒的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

“先尝一颗，这些要留起。”老妈掏出一颗糖递给我，然后立马包裹好，轻轻放进了柜子里。

我兴高采烈地拿起这颗高级糖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，半天没舍得动口。最后终于忍不住，轻轻剥开糖纸，露出晶莹剔透的糖芯，瞬间芳香四溢，塞进嘴里，满嘴留香。而这张糖纸，最终也像宝贝般被夹进了书页里，也成了我书里最华丽的点缀。

依稀记得，小时候吃得最多的糖是红苕糖，纯属本地手工糖，在校门口的小摊上，老板大多用玻璃瓶装着的，没有糖纸包裹，散装，一分钱一颗。红苕糖呈三角菱形，有两分钱硬币大小，泥巴色。嚼在嘴里，甜里带着淡淡的焦味，缕缕糖丝，在牙齿间缠绵拉扯，嚼劲十足，我们这些“小馋猫”，经常把家长给用来买铅笔的钱，偷偷用来买糖解馋。

那时候，小伙伴们起喜欢收集糖纸，糖纸有些是自己的，有些是地上捡的，还有的是找人要来的……一旦收集多了，就聚在一起“秀一秀”，看谁的糖纸图案最漂亮，谁的糖纸质地最考究，谁的糖纸产地最遥远。

“我是北京的”“我是上海的”“我是新疆的”，产地越远的糖纸，就越珍贵。私下里，小伙伴们可以用好几张本土最常见的大白兔糖纸，换一张稀罕的外地糖纸。

有一次，巷子的小伙伴清儿，得来一张胶皮一样的糖纸，颜色鲜艳，纸张通透，质地绵实，轻轻一拉，发出啧啧声响。他拿起糖纸，无意中对着太阳，突然惊喜地叫唤起来：“你们看，天变红啦……”几个小脑袋瓜就凑在一起，齐刷刷地像看西洋镜一般，透过红色的糖纸，湛蓝的天空变成红彤彤的一片，刺眼的阳光，变得柔和无比。一张糖纸，时而像简易的万花筒，变幻无穷，时而又像变色的墨镜，带来了阵阵惊喜。

有一年春节，我和巷子里的小伙伴们，突发奇想，干起一桩“恶作剧”。我们找来糖纸，裹上和糖大小一致的小石子，然后把制作好的“假糖”，随意扔在街面上，悄悄躲在一旁，静待“好戏”。果然，走过来一位五六岁的小男孩，一眼看到地上的糖，欣喜蹲下，伸出小手，迫不及待地打开……或许是受到被戏弄的耻辱，让他脸色大变，小男孩站起身，咬咬牙，蹑蹑脚，飞起一腿，把小石子踢得老远老远……而躲在角落里看戏的我们，早已笑得人仰马翻。

后来这件事被捅到家长那里，我们几个“小屁孩”都接受了一顿狠狠的“再教育”。

时光在不经意间流逝，如今，各种糖果应有尽有，不管是外形造型，包装设计，还是在材质，都别有考究。现在的孩子，根本不稀罕糖纸了，因为他们看到比糖纸更精美更漂亮的东实在太多……

地名记忆

座：下寒婆娑一座，红条石建筑，通东塘，亭名失考；洋湖一座，在东方，通爱婆娑和兰村，叫爱亭；西南方双子塘一座，通新田往酒埠江，名珍爱亭。洋湖，双子塘凉亭是民国年间积光先生（五八爷）独资捐建，给行人商贾歇足驱前带来不少方便。

●巷陌人家

古镇官田村落沿攸水两岸自然排列，有几个大屋场。大江一线，有海洲冲史家、陈家，有锅炉下王家、刘家，有陈家湾陈家，有周家等周家、向家。小江台上有龚家、李家，南边大江旁有余家，下官田有曾家，东洲上有汪家。官田姓氏宗祠有余氏家庙、陈家祠堂、曾家祠堂。

余家老屋，是官田余氏的一个大屋场。官田余氏原住江西龙泉（现遂川），于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迁入攸县，在嘉庆七年（1802年）获准立籍攸县。其间余氏族人购置产业，建成20余亩、进深三进左右两旁各两层一进厅的大屋，后殿以围屋，前有广场，左右建有二槽门出入，后来又辟有鱼塘，屋后又建有花台，后龙山大树参天，旌节坊下建有学堂，官田余氏几十户起初全聚居在此。旌节坊建在攸水南岸距三江汇合处岸边100米山下，为石牌坊，清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年）建。牌坊高三层，顶层立“圣旨”，中层为“旌节坊”三个醒目大字，下层刻有“攸邑处士余文才之妻何氏旌节坊”，是朝廷为表彰何氏二十五岁毁容守贞、艰苦教子成才而立。

官田城隍庙，址在陈家湾大道旁。城隍庙本应建在县城，传说县城有人在江西武功山订塑了一尊城隍爷神像，某年春夏时节迎神像回攸县县城时路过官田，小憩起程时，不意雷雨交加，轿抬不动，官田就建起了一座城隍庙。正厅为城隍神安座，左右有厢房。庙建成后，香火很是旺盛，厢房也就成了攸县东乡丐帮安身之所。

●文教先声

古镇官田历来重视文化教育。余家老屋有私塾，聘有老先生教孩子启蒙，陈家湾也有两家私塾。民国时期有公立官田女职校一所。留法法学博士余湘俊在官田码头上建有中心完小。余家祠堂建有育园小学。新中国成立后兴建了官田完小和附属中学。1956年附设第三初级中学（即现在攸县三中的前身）。民国时期，官田开设了卫生所，抗日战争时，攸县沦陷，1944年县卫生院迁到了官田，抗战胜利才迁回县城。

官田风景优美醉人，吸引不少文人墨客，旧县志记载了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陈五聚写的颂官田攸水怡津风景的《怡津漫步》：“携拐行吟绕石田，看梅花放到溪边。岚横远岸迷僧寺，风起寒灯罢钓船。古洞猿啼芳草月，夕阳入渡乱桥烟。自怜落魄空留剑，惆怅销魂欲暮天。”

1927年，官田成立了农会、女子联合会、商会、童子会（儿童团）组织，为红军筹粮捐款。农会设在广济堂李仁家。广济堂的大门贴有楹联：“广大高财取义；济人旭日存仁。”既表明了广济堂的服务目的，也隐含着农会的宗旨。

1928年3月14日，红军与白军在官田交战。6月28日，白军62师和保安团偷袭驻扎在至乐庵的红军，首战红军失利，有7位战士殉难，埋在半石冲木炭窑内。1931年5月，何能令湖南警备司令段珩镇守攸县，同时调四路军三大队齐光照部进驻攸县，令省要塞工程处处长刘运乾率兵在攸县修筑碉堡。第15师43旅旅长魏所部进驻官田，挖掘了四处战壕（余家老屋后山、赤乐湖湖形、田木冲半形岭和潭山上），修筑了余家老屋、桐山湖、牛角塘三座碉堡。至今还有一座碉堡残立在桑梓塘对岸山头，被渺渺碧水淹没半截，让人不由忆起当年鏖战的弥漫硝烟。

●永远的乡愁

我祖籍就是官田古镇的。曾祖父是官田一带有名的中医，新中国成立前家底殷实，家里开有药铺，建有花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实行公有制经济，曾祖父的药铺被国家接管，曾祖父调到县中医院工作。祖父是一名教师，当时在柏市乡教书，兴建水库时，用祖父的话说，离开故土时连一根筷子都没带走，更别说其他家产了。几年的居无定所之后，祖父终于在柏市买了一幢老房子安定下来。后来父亲亦在柏市娶妻生子、成家立业。

祖辈们当年居住的地点，如今大都被大水淹没，一片烟波浩渺中无处可寻。看着碧波荡漾的湖面，我感慨万千，在那暗无天日的水面下，沉睡着我祖父和曾祖父生活过的曾经热闹繁华的官田镇，他们生活的足迹曾遍布官田镇的每一个角落。思虑及此，脑海里不禁浮现出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的诗句。

消失的官田 不老的乡愁

陈朝阳

攸县东乡重镇官田，旧称关田，古代曾设军事关卡，关卡驻军，平时农垦，战时作战，故有“关田”之名，后作为军事关隘的关卡撤销，“关田”变成朝廷公田，而称“官田”，到清同治时，官田已成通用地名，但仍保留“关田”古名。清康熙二十五年编修的《宝宁寺志·圣寿山全图》中，在官田所处的地段有城池墙垛图样；清乾隆《攸县志》中有“关田渡”的记载，同治版《攸县志》的县境全图标有“关田”之名，“津梁卷·三江口渡”标地点时称“在关田”……可见其历史久远，是作古正经的古镇。

官田元明时属东江乡，清时属东江乡呈都。民国初属黄丰镇，后属七区呈字乡，1938年属三江乡，1947年属凤岭乡，设官田保。1950年9月设立官田乡，1956年6月成立官田大乡，其范围还包括附近的昭村、琴陵、新田等自然村。1958年9月成立人民公社，原昭村划归燎原（黄丰桥）人民公社，原官田、琴陵、新田划归星火（鸢山）人民公社。1959年，酒埠江水库建成即将蓄水，除原址库区水位以上的部分居民仍居住在几个山冲里外，大部分官田民众陆续迁往他处生活。1961年1月，火子冲、文水平、杉木冲、田姆冲、枫仙湾几处的4个生产队从鸢山人民公社划归酒埠江人民公社，成立官田生产大队；1965年，海洲冲生产队、邓家湾生产队分别由湖南坳人民公社、黄丰桥人民公社划归官田生产大队；1984年4月，官田大队改称官田村，2011年4月与东塘村合并，称酒仙湖村。至此，“官田”这个地名在攸县的行政区划里彻底消失，但我们这些官田的后裔而言，那风光旖旎的水面之下，却是我们永生不忘的故土，父祖辈的讲述和文献里的记载，常常让我们犯上一种无法排遣的思乡之痛，在深夜里久久不能平息。

●市集繁茂

官田为攸县东乡的峡谷地带，两岸青山巍峨，攸水从峡谷中穿流而过，形成一个溪谷平原，山上植被密布，江上船筏穿梭，风景秀美，集市繁荣。官田有码头，码头上有布铺、药铺、书铺、豆腐铺、铁匠铺、卫生所、杂货铺、皮匠铺、蚊香铺、油榨作坊，有造船厂、船舱厂、制瓦厂、制砖厂、香粉厂、制香厂，沿河两岸，有几个竹木交易市场，四周小山冲里，有许多造纸厂和木炭厂。

官田有集市，有墟场，名扬江西、湖南。清末时，官田是全县51个墟场之一，民国时期官田是全县新增农村市场14处之一，至1949年其他集市自然消失，唯官田墟场独存，商贾除本地的外，还有来自萍乡、莲花、醴陵、茶陵的生意人。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官田开办了官田铁厂，规模大，较早采用水力鼓风，所产铁饼远销武汉、上海。1954年攸县人民铁厂迁入官田，1960年搬至酒埠江。官田一直有国家粮库，是攸县四联粮食管理处8个办事处之一。办事处设稽征、储运两股，定员23人。古官田有钱庄，还有私人商铺厂家发行的纸币，叫印子钱，约5厘米长、4厘米宽，用油纸印成，上面印有币值、商号、厂号，等值于国家通用银元，陈瑞昌商铺、周骥德记铁厂，就发行过这种纸币，信誉可靠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攸县有18个邮政代办所，官田设立了邮政代办所。1930年至1936年，还从官田架设了通往萍乡的电话线。

●水陆要冲

古镇官田，曾经为攸县东乡的水陆要道。水路，攸水到官田后，水深江宽，是攸县东乡的一个重要码头，也是明清时期攸水沿岸的12个码头之一。小驳船往上游正东方一直可通到中洲柴家铺，连通阁前、黄丰桥、乌井冲、昭村；往东南方沿鸢山水一直可通到皮家洞口，连通江边、成弦、琴陵。大驳船往下游南方可直达攸县县城，连通攸县东乡商家往来，兵员快运，物资集散都取用于官田码头。古时官田设有三江口渡、官田渡、下官田渡，其经费大都由富家捐献。后又架设桥梁，三条江上，横卧五座木桥。

陆路，黄丰桥、柏市、漕泊、兰村、鸢山等地，官商商旅往攸县县城都要取道官田，由官田往西南经由酒埠江、慈峰山、钟佳桥而到县城，往西北经由东塘、半山、马凰堂至皇图岭而连通醴陵，经笙塘铺至丫江桥、小集而连通株洲（过去属湘潭）、衡山，官田往东一路过黄丰桥、过柏市，一路过爱婆娑、兰村可到江西萍乡，一路经鸢山、漕泊可往江西莲花。

1958年4月，网岭至官田公路通车，设立客货汽车站，每日有往返攸县和醴陵的客货车。官田大队设立后，只有水运轮船和木船往来，改革开放后，市、县扶贫工作队进驻官田，筹资修通了东塘至官田，经昭村至黄丰桥的公路。官田陆路建有凉亭三

记事本

母亲的往事

张社政

清晨五点即醒，刷了会儿微信，突然想起了母亲的两件往事，立即在QQ日志中记下。

童年时代，我喜欢看父亲傍晚在门前小河里去放鱼簾（一种竹篾编制的网鱼工具），那条小河叫云秋河，是从金紫峰（云秋峰）山脚下流出来的。小河弯弯，流水潺潺，有的地方清澈见底。父亲的鱼簾就安放在那些水流比较悠缓浅显的地方。次日清晨，太阳还没有出山，父亲就早早地收了鱼簾和鱼回家。我从睡梦中惊醒，看见竹簾中有了半篓的小鱼，有鲫鱼、鲤鱼、鲢鱼……花花白白的，煞是惹人喜爱。

有了鱼，我喜欢看母亲在厨房中煎鱼。她把鱼挤了肚肠，放在一口过了黑釉的大瓷碗中，撒进盐一抛一抛，然后让鱼浸渍一个小时。我帮母亲在土灶前烧火。她先把茶油倒进一口大铁锅中。火大锅热，油开始沸腾，油泡一个个从锅底急剧上升。母亲把鱼倒进铁锅，瞬间锅中的鱼儿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。母亲拿了只网状的铁勺在锅中拨弄。厨房中立即飘漾着鱼肉油香。那种香溢滋柔柔，又清清淡淡。鱼身慢慢变黄。母亲吩咐我抽掉了两根柴，只让一根柴在灶中烧着。她不放我心，放下手中的铁勺，走到灶口，弯腰低头看灶膛里的柴火，拿火钳拨弄了一下那根柴，然后扒灰淹了那根柴。火马上小了，锅内的鱼发出愈来愈小的滋滋声。最后，鱼身彻底变得通黄，母亲这才把鱼捞起，沥干了油，倒进那只瓷碗中。

我口中的唾液愈来愈浓，等不了鱼肉降温，急急地捏了条鱼放进嘴里。我大口嚼嚼，两三下就干掉了那条两指宽的小鱼，鱼肉的香脆溢满口中。准备伸手捏第二条鱼的时候，母亲伸手拍了一下我的手臂，我缩回手。她笑着骂我：“馋鬼，小心伤嘴。等冷了吃晚饭再吃。”我好一阵懊丧，口中鱼香回味无穷。

少年时代，我喜欢在厨房中看母亲出烧酒。农闲时节，在雨天，在夜晚，母亲在厨房中出烧酒，父亲打下手。他们出的烧酒不会卖，只自己喝。父亲十三岁开始种田，开始学会喝酒。他说喝酒可以舒筋活络，消除干活的疲劳，还可以除掉身上的邪湿之气。母亲说她学会喝酒是在生我大哥坐月子的时候。那时候，母亲的奶水不足，为了长奶水，祖母每天早上会炒鸡蛋糯米酒糟给母亲吃，一个月吃下来，母亲也学会了喝酒。她对喝酒的看法与父亲高度一致。可以这么说，父亲与母亲相亲相爱，辛勤劳动，上敬老人，下育子女，其心志一致，可能也与喝酒这个共同的爱好息息相关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父亲花了五元钱，叫亲戚从安仁县城买来出烧酒的器皿——U型过了釉的瓷水缸，通体棕色，熠熠泛光，中间是空心的，底部两个口子。一个是进口嘴，位于小水缸的中部，联通铁锅中的倒扣木甬，木甬下面是发了酵的粘米酒糟，加热后，酒精蒸汽从木甬的出口流向U型水缸，水缸中放满了冷水，另一个是出口嘴，位于小水缸的低处，酒精分子冷凝后变成液体，从那里一点一点滴出。整个过程，母亲认真细致地操作着，父亲则在灶前烧火。母亲时而观察木甬是否漏气，时而探手于水缸的水中试试水温，时而走近灶口观察火势。半个小时后，水缸中的水开始冒出阵阵雾气。那个出口嘴开始流出透明的液体，开始是一条细线，后来流速变慢，细线变成断断续续的水滴。流出来的水滴是酒，流进一只透明的酒瓶。滴酒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厨房中飘漾着浓郁的酒香。父亲站起来，凑近酒瓶嗅嗅，脸上漾着兴奋的笑。母亲看到出口嘴流出了酒，严肃的脸终于舒展开来，开始微笑。母亲的脸上笑起来有对圆圈的酒窝，我特别喜欢看母亲的笑脸。她的笑脸是天底下最自信的，最温柔的，最温暖的。

当烧酒满了一瓶的时候，母亲立即换了一只瓶子去装。她找了两只白色的小酒杯出来，拿起那瓶烧酒倒了两杯酒，端起一杯酒举起，面对灶台，说：“灶神，请喝我们的烧酒，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！”说完便走进灶门前，虔诚地跪在地上。而后，她又端起另一杯酒，走到厅堂的神台前，面对祖宗神位，又说了一句话：“列祖列宗，请喝下这杯烧酒，保佑子孙后代安康！”再把酒淋在神台的地下。

母亲说神和祖宗的灵魂是不可冒犯的，你敬奉他们，他们就会保佑我们幸福平安。每逢过节，母亲都会弄些酒食来敬奉神灵和祖宗，日常逢做了豆腐、米粿等吃食，或是蒸了酒糟，也会用碗盛了去敬神灵和祖宗。她说敬了祖宗和神灵，心里才觉得踏实。她还说，敬神和祖宗有后福，有回报。她的子女们健康平安便是神和祖宗回报的，她的蒸酒、做豆腐、做米粿的成功也是他们保佑的。

敬完神和祖宗后，母亲倒了杯酒给父亲喝，给自己也倒了一杯。父亲喝了一杯后，满面通红，兴高采烈地也给我喝了一口。我喝了一小口，热辣辣的液体流到我的胃里，顿觉有一团火在里面燃烧。母亲对我说，你生下来第三天早上，拜祖宗的时候，你爸爸就拿筷子点了一滴烧酒放进你嘴里，你噤着小嘴啪啪响，没有哭。我想，我能喝酒估计是在母亲肚子里就被熏陶出来了。

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学会出烧酒的。小时候，我看母亲出烧酒的机会并不多，一年才四五回。那时候，家里粮食少，有六口人要吃饭。

母亲走了快六年了，特别留恋地给我们煎河鱼、出烧酒的时代。